

中医临床理论“动-定序贯八法”的结构主义视角下现代哲学阐述

张鹏, 范冠杰

广东省中医院, 广东 广州 510120

[摘要] “动-定序贯八法”是范冠杰教授承接前贤积累, 总结多年糖尿病为主的内科疾病中医治疗经验与体会, 而提出的全新的中医临床思维方法, 并经反复验证, 可以很好地指导临床实践。“动-定序贯八法”经过多年的不断探索和完善, 正逐步形成系统的中医理论。结构主义是现代哲学的主流思潮之一, 主要研究具体事物是透过什么样的相互关系(也就是结构)表达出来, 使人文科学也能像自然科学一样达到精确化、科学化。结构主义有整体性、共时性两个特征, 及现实、简化、可解释三个的原则。笔者拟运用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 对“动-定序贯八法”理论进行系统化梳理和阐释。通过这种尝试, 初步探索现代哲学在中医理论研究中的应用。

[关键词] 动-定序贯八法; 中医临床理论; 哲学; 结构主义; 范冠杰

[中图分类号] R2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0256-7415 (2019) 03-0268-03

DOI: 10.13457/j.cnki.jncm.2019.03.083

Explanation of Clinical Theory of Change-fixation and Sequential Eight Methods of Chinese Medicin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ructuralism in Modern Philosophy

ZHANG Peng, FAN Guanjie

Abstract: The Change-fixation and Sequential Eight Methods is a brand-new clinical theory of Chinese medicine proposed by Professor FAN Guanjie who took over the accumulation of former talents and summarized his experiences in the Chinese medicine treatment of internal diseases, mainly diabetes, for years, which is verified repeatedly and can guide clinical practice well. After continuous exploration and perfection for many years, the Change-fixation and Sequential Eight Methods has been gradually formed and systematized into a theory of Chinese medicine. Structuralism, one of the mainstream thoughts in modern philosophy, is a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through which concrete elements are expressed (namely structure) to make the humanities as precise and scientific as the natural science. Structuralism has two features: wholeness and synchronicity, and three principles: reality, simplification and interpretability. The authors systematically summarized and explained the theory of Change-fixation and Sequential Eight Metho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ructuralism. In this way, the application of modern philosophy in the theoretical study of Chinese medicine was at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Keywords: Change-fixation and Sequential Eight Methods; Clinical theory of Chinese medicine; Philosophy; Structuralism; FAN Guanjie

近年来,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对于卫生保健的需求越来越强烈。中医中药, 这一在中国传承数千年, 影响力远播全世界的古老科学, 历久弥新,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再次展现出了独特魅力。

中医中药的基本理论来源, 是我国数千年前朴素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中医中药的语言载体传播到现代, 已经是言辞古奥, 佶屈聱牙。通过系统学习, 尚可略窥门径。但是, 中医中药的思维方式, 还是基本停留在几千年前。如此运用中医初步

成型的“青铜时代”思维方式, 来解决现代疾病, 显然存在问题。这也是当今很多情况下, 中医临床疗效不好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 没有全新的、适宜现代人的中医临床思维模式和中医临床理论体系, 中医中药在临床实际中的使用, 只能沿袭几千年前思维方式, 始终无法跨越“证”“治”之间巨大的鸿沟, 就无法充分发挥出中医中药的独到疗效。

从一般意义上来说, 哲学是通过对一系列关乎宇宙和人生的, 一般本质和普遍规律问题的思考, 而形成的一门学科。运

[收稿日期] 2018-10-17

[基金项目] 广东省中医药局课题 (20172078)

[作者简介] 张鹏 (1979-), 男, 主治医师, 主要从事内分泌疾病的中西医结合诊治研究。

[通信作者] 范冠杰, E-mail: 13925119990@139.com。

用现代主流的哲学思维方式来阐述中医理论,可以从根本上对中医理论进行结构上、逻辑上的梳理和重建,有利于现代中医学人理解和运用中医理论。尤其在当今中医中药风潮席卷世界的背景下,对中医理论进行现代哲学的阐述有着更加突出的现实意义。

一方面,数千年前的中医理论,如果能用发端于西方的现代哲学重新演绎,则可体现出中医鲜活的生命力,强大的适应性。从另一角度充分说明中医学不保守,不落后,是开放的,是科学的。另一方面,中医思辨的思维方式如果可以与现代哲学有机结合,就有可能真正进入非汉语语境人群的头脑,对于中医中药走向国门,走向世界,造福全人类将有巨大的推动作用。故此,笔者拟运用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对“动-定序贯八法”理论进行系统化梳理和阐释。

1 “动-定序贯八法”概述

范冠杰教授师承国医大师吕仁和,长期从事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中医临床、教学及科研工作,对纯中药治疗糖尿病等内科疾病经验丰富^[1-4]。范教授在承接前贤理论积淀,并总结多年临床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全新的中医临床思维方法和辨证体系——“动-定序贯八法”,它以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为主导思想,在动态把握疾病的核心病机和内部规律的基础上,应用相对固定而又动态变化的中药治疗为施治特点,从实践中不断丰富中医对药物^[5-6]、病因病机^[7]、辨证规律^[8]及治法方药的认识。为发掘既有一定规律可循、又动态灵活适于临床使用的中医辨证施治方案提供了新思路^[9]。

“八法”是范教授按照“动-定序贯”的思维方式,根据糖尿病等疾病中医证候的演变和兼夹,对应主证和兼证的辨证要点,概括出的糖尿病等疾病常见的八个证候,进而针对性的提出的八个治疗法则。具体包括:以补肾、疏肝、润肺、养心、运脾等为五大理脏法,再合理血(清热凉血、活血祛瘀)法、调气(导下)法、和畅三焦法等共为基准,形成八法。“八法”在用药时选药相对固定,但又根据病机不同而相应变化,是“动-定序贯”原则的集中体现。“动-定序贯八法”来源于临床实践,又可以指导临床实践,已经逐步升华为全新的系统中医临床理论^[10]。

2 结构主义概述

结构主义,是二十世纪下半期以来,最常用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之一。它不是一种单纯的传统意义上的哲学学说,而是一种针对许多不同变化概括的研究方法,探索一种文化意义是透过什么样的相互关系(也就是结构)表达出来。进行研究的目的在于,使人文科学也能像自然科学一样达到精确化、科学化。结构主义的出现,帮助人们从混乱的表象当中,发现隐藏其中的完整结构,进而构建有普遍意义的模式^[11]。

结构主义的方法有两个基本特征,由结构主义学说首创者索绪尔提出^[12]。首先是对整体性的强调。结构主义认为,整体对于部分来说是具有逻辑上优先的重要性。任何事物都是一个

复杂的统一整体,其中任何一个组成部分孤立开来,这个事物也就无法被理解了。

另一个基本特征是对共时性的强调。一个具体事物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是相互联系、同时并存的。至于该事物的历史,也可以看作是在一个相互作用的系统内部诸成分的序列。共时性研究方法,着眼于系统内同时存在的各成分之间的关系。

结构分析有三个基本规则:现实、简化、可解释。其由结构人类学的缔造者斯特劳斯^[13]提出,高度认同整体要优于部分,强调共时态的优越性,认为结构通过差异而达到可理解性。这三个原则执简驭繁,关注现实问题,提炼研究内容,解释事物结构,指出了进行结构主义研究的具体路径。

3 “动-定序贯八法”理论与结构主义两个特征的呼应

结构主义的这两个特征,与中医学的整体观、辨证论治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动-定序贯八法”将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有机融合,与结构主义所强调整体性、共时性不谋而合。“动-定序贯八法”思路的关键,在于“动”“定”的有机协调,次“序”、连“贯”的有机配合。

在一个具体的时间、空间节点上,任何事物都有一个相对恒定的状态。但是,这种恒定是相对的,总是在变动当中。我们要想充分了解一种事物,首先要从一个又一个相对固定的点着手。而这些点如果孤立开来,是无法反应事物的整体面貌的。正如俗语“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所揭示的那样。所以,一个具体事物的一个个着手点,在空间上要框定一个范围,在时间上要划分一个阶段,这样才能较为完整的探究这一具体事物提供保障。离开了整体,割裂了时间,任何事物都是面目全非的。

与此同时,如果我们仅仅只是注意到“定”的一个阶段、层面,就有可能陷入僵化、片面的局限。因为事物的变动、运动是绝对的,正如古希腊先哲赫拉克利特所说“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一个个的“定”的局部,次“序”连“贯”起来,才是“动”的整体。因此,我们认识事物要有次“序”逐步推进,要连“贯”起来总体把握,充分了解共时的各个要素、局部,进而最大可能的透彻分析具体事物的整体情况。

“动-定序贯八法”要求在临床中医辨证治疗中,要把握住具体患者相对“定”的病机,有步骤、有计划地制定、执行个性化与之相应“定”诊疗方案,“序贯”观察病情变化,随时根据“动”的病机,相应调整“动”的治法方药。通过“动中有定,定中有动,动定相贯,动定有序”的思维过程,实现了中医学“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理论的有机结合。所以,“动-定序贯八法”理论的思路,高度契合了结构主义所关注的整体性、共时性。

4 “动-定序贯八法”理论与结构主义三个规则的呼应

中医学在临床实践当中,收集临床资料进行辨证,以及立法处方用药的治疗当中,同样体现出了这三个规则。

现实,是中医学赖以产生、演进的客观环境。中医学的方方面面,都是数千年来无数中国人生活经验、医疗实践的积累。中医学所采用的中药材都是天然来源,各种药用功效都是从现实生活、医疗中逐渐总结出来的。中医学作为传统医学的代表,随着时代的变化,尽管自身的发展有各种波折,但是,总能迸发出强大的生命力,这与中医学始终来源于现实、运用于现实密切相关。

简化,是中医学赖以生存、传播的具体方式。“简便廉验”自古都是中医治病的重要特点。很多疗效卓著的疗法、方药,仅见寥寥数语,有些更是只有口耳相传。但是,其确实做到了“药专力宏”。而且,只有如此,才能便于学习、使用,易于掌握、发挥。如果中医学充满了各种宗教般的仪式,很难想象如何能传承数千年,依然立足于今日。

可解释,是中医学赖以继承、发展的内在动力。世界上有很多的医学,但是时至今日,大部分都是日渐式微,只有中医学一枝独秀。原因就在于中医学有着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可解释自然界的各种现象,可解释人体的各种状态,可解释运用自然手段治疗疾病的过程。所以,正是有了这个开放、包容的理论体系,中医学才能得不断完善,持续发展。

“动-定序贯八法”,作为全新的中医临床思维方法和辨证体系,突破了传统中医的证治分离,更是将这三个规则无形之中充分运用。“动-定序贯八法”源自医学实践,解释临床现象,指导治疗用药,脱离现实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在实际运用当中,需要动态的把握疾病的整体情况,确定找到当下最需优先解决的着手之处,才能切中病机,进而立法处方用药。在这一过程中一定要有简化的思路,提纲挈领,抽丝剥茧,才能在纷纭繁复中抓住要害。而所有这些,都要在中医理论可解释的范围内进行。脱离现实,跳出理论,只能是不切实际的臆断、猜测,是无法反映临床真实情况的。

5 结语

范冠杰教授“动-定序贯八法”理论是中医理论的全新突破。这一理论将中医辨证论治与临床实践直接联系起来,并结合,实现了理论与临床的完美互动,在临床治疗方面提出了新理论,拓展了新思路。“动-定序贯八法”理论来源于临床,是临床经验体会的升华和凝练。但是,这一理论又不是脱离、或者孤立于临床之外的。这一理论针对临床实际,立足于解决临床问题,是以提高临床疗效为目标的方法论。

运用结构主义来阐释“动-定序贯八法”,是将现代哲学研究引入到中医理论研究的全新尝试。这一尝试,从思维模式的高度将中医直接从古老拉进现代,从中国推向世界,为中医

的科学化、现代化研究开拓出了一条全新路径。更是中国文化向国际传播的方式与方法有益探索。正因如此,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范冠杰教授“动-定序贯八法”是中医思维、现代哲学殊途同归的有力例证,是中华瑰宝、西方文化融会贯通的鲜活范本。

[参考文献]

- [1] 唐咸玉,卢绮韵,孙晓泽. 范冠杰教授治疗糖耐量低减及新诊断2型糖尿病的经验[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10, 25(7): 1037-1039.
- [2] 龙艳,邹冬吟,沈歆,等. 范冠杰教授以“动-定序贯八法”辨治消渴病经验[J]. 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3, 30(2): 255-257.
- [3] 刘振杰. “动-定序贯”动态辨析糖尿病脾胃分治[J]. 世界中医药, 2012, 7(4): 287-288.
- [4] 谢雯雯,范冠杰. 范冠杰治疗急性痛性关节炎经验[J]. 辽宁中医杂志, 2013, 40(9): 1766-1767.
- [5] 沈歆,孙璐. 应用“动-定序贯八法”理论对知母药性再认识[J]. 上海中医药杂志, 2012, 46(8): 69-70.
- [6] 温建炫,沈歆,孙晓泽等. 应用“动-定序贯八法”理论对茵陈药性再认识[J]. 时珍国医国药, 2012, 23(1): 224-225.
- [7] 龙艳,邹冬吟,沈歆,等. 基于“动-定序贯八法”理论浅谈核心病机辨证[J]. 江苏中医药, 2013, 45(1): 9-11.
- [8] 胡全穗,孙晓泽,魏华,等. 论阴阳,求至理——范冠杰“动-定序贯”学术思想中的中医阴阳观[J]. 辽宁中医杂志, 2012, 39(1): 75-77.
- [9] 张鹏,张锦明,宋薇,等. “动-定序贯范氏八法”治疗消渴病理论初步阐述[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2012, 18(10): 1071-1072.
- [10] 魏华,卢绮韵,黄皓月,等. “动-定序贯范氏八法”辨治糖尿病学术思想研究[J]. 新中医, 2011, 43(7): 6-7.
- [11] 赵敦华. 现代西方哲学新编[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201-218.
- [12] 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4: 106-107.
- [13] 斯特劳斯. 野性的思维[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17-18.

(责任编辑:冯天保)